

歐陽文正集

論或問解雜文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四	五	九	一〇二五	

內閣文庫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五	九	一〇二五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5		
冊數	44	(9)
函號	315		4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忠公全集

錢謙益

張

厚

論

首 或問一首 解一首

正

統

正統論三首

序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或問

魏梁解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

撰梁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

昉等編次前世名號為一篇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



次

郝朝

爲僞梁爲僞則史不宜爲帝紀而亦無曰五代者於
理不安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至十
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
大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
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
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
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
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
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
正朔而怪仲尼嘗脩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

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
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
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則三代固嘗改正
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
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爲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
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同不若夏時之
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
建元遂名年以爲號由是而後直以建元之號加於
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爲
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

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偽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辯、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

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

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
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
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
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
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
學肆其怪竒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
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
以求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
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所以祛
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
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
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
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
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
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
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
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疆有德者王威澤皆

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疆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疆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

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閔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伐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

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其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

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

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

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紘耳自惠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

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

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疆其最疆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

未幾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
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
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
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
於大弱者服於疆其尤疆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
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
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
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
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

疑以爲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
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
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
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
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
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
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
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
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
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

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為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

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僞也其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

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魏梁解

予論正統辨魏梁不爲僞議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

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

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
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使爲君者不
得掩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
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
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
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
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
欺而惡不可掩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
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
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
爲可欺而惡可掩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
爲君使不得掩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
而爲王而爲世所共惡者也夫匹夫之士比之顏閔
則其力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
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
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
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
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二十八

論六首

本論上

本論下

為君難論上

本論上

本論中

朋黨論

為君難論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

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

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一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是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儲。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治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債。彼兵相謂曰。官債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債。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賞。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此好嬖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

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

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輿則隅壞整其楠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圍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

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
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父
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
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据萬乘之尊名以
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
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
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
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
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
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幾
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
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
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
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
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
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
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
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
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墜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耨率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

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
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
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
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
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
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
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
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
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
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
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
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
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
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
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并圍最
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
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

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
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
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
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徃徃倡而毆之曰
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
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
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
一人一目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
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揚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
揚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
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
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
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
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
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

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慮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旣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鄒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

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方

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備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

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
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
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
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
術也救之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
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
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
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脩其本以勝
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
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
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
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一國志卷之三十一
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
讎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
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
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
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
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
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
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
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
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
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

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

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

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
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
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
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
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
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
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
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

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
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特命學士草
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
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
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
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
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
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

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今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

似說經

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

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

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夫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蘭相如力諫以為不

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藹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二十八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二十九

論五首 雜文三首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賈誼不至公卿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原弊論

縱囚論 讀李翱文

記舊本韓文後 怪竹辯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為德之

細放約束，敢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蓋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糝蒸，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犧神農黃帝之爲。然而治旣行矣，民旣賴矣，守之以至

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朴而自隨。且夫軟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

民於神明，徂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切感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

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况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厲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

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
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
之幾諸所以日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
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
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
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
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賦繒賈豎之人朴
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遇
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
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

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禪墜耳奈何俯仰佐王之
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
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
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
年早終且誼以矢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
之善志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
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
之本贖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

張禮樂之致以遠乎人情之大竇故易言天地之變
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
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
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
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
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
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
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
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
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

不以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
明被羣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
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
氣無二儀之肖貌稟爾至今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
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
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夭
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
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
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
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

達道則仁之為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為道微而與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國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

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
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
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
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
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
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
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
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
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
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

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
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
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
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
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
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
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
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
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
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

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
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
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
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
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
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
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
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
農民爲之可也柰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
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

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
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
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
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
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
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
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
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
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
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

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巴力者用巴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祗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

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孰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衰之民去為浮巧之士與

夫兼井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
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
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麤糲
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
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
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
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
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
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
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

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
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
和買之緡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
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
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
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
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
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
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
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

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
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是一歲而已是期
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
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
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
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
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
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
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至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
年縱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
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
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
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妻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廼翱

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
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
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
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
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
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
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
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
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愛者
又肯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
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
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
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
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
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
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

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有
 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
 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
 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
 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
 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策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
 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
 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
 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
 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

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
 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
 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
 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
 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
 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
 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
 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
 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
 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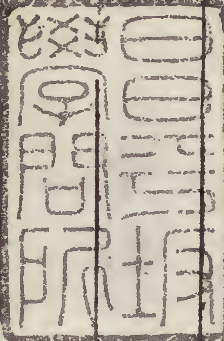
繆木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

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

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
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
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
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二十九

